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八十三輯

沈雲龍主編

十葉野聞

許指嚴著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十葉野聞目錄

- (一) 奉安故事
- (二) 九王軼事 十則
- (三) 下嫁拾遺
- (四) 董妃秘史
- (五) 顧命異聞 三則
- (六) 拾明珠相國秘事 二則
- (七) 奪嫡妖亂志 七則
- (八) 九漢外史 五則
- (九) 魚亮別傳 四則
- (十) 和珅軼事 四則
- (十一) 香廠驚醫

- (十二) 禮部堂議和
(十三) 林夫人書
(十四) 圓明園修復議
(十五) 豹房故智 五 則
(十六) 孝貞后 五 則
(十七) 閻文介方正
(十八) 四春瑣譚 五 則
(十九) 垂簾波影錄 十 則
(二十) 热河行宮歡喜佛 三 則
(二十一) 瑪噶喇廟 二 則
(二十二) 崔李兩總管 四 則
(二十三) 昌壽公主 四 則

- (一)十四)清末雀戲 三 則
- (一十五)瓦將軍試金台書院
- (一十六)肅順獄異聞
- (一十七)剛復自用
- (一十八)毓屠戶 六 則
- (一十九)寇太監
- (三十)劉太監
- (三十一)端王與溥儕
- (三十二)榮祿與袁世凱 四 則
- (三十三)控鶴珍聞 十 則
- (三十四)瀛台起居注 五 則
- (三十五)老慶記公司 三 則

(三十六) 倚翠侵紅 二則

(三十七) 某福音

(三十八) 磨眉秘聞 十二則

(三十九) 小德張

(四十) 春阿氏案

(四十一) 賀昌運

(四十二) 吏部鬻官案

(四十三) 流星有聲

史清 秘 十葉野聞

毘陵許指嚴著

(一) 奉安故事

清初東華錄所載及開國方畧等書俱言以帝儀葬明思宗一似恩禮前朝偏至不知此特定鼎後從諸臣之請下詔掩飾耳目爲收捨人心計耳。按聖安本紀及泣血錄等書都言闖賊入宮後得思宗及后尸盛以柳板暴置宮門外三日始得小殮其殮也殆桐棺紙衾下儕藁葬彼等遺臣不忍涉筆矣及滿人入關文字獄急亦無敢彰滿主之涼德者及讀鄉先輩邵青門先生文書趙一桂事不禁恍然比客京師悟大學校生趙某者雖談明季事自言一桂爲其遠祖子孫藏有乃祖筆記當日事纖悉靡遺較青門文特詳今存祠中因口述其大畧予紀而錄焉。

一桂爲楚下肆商抱布貿絲往來市廛間樸厚無過人處及京城陷使眷屬居遠鄉獨撲被策蹇驢爲軍中運糧食者逡巡人國門凡爲亂兵所困者十餘次幾不得脫奮勇前進卒達禁中先是御史某者直聲震朝右所居與一桂隣閭兵且至御史以殉國

自誓。一桂匿其少子，慨然以嬰白自任。且曰：「公苟正命，僕必爲公營歟。」如謝皋羽之於文信國，故事及事極。御史固在圍城中，一桂知其必死，故棄家冒險入城，以踐約。雖死於鋒刃，不悔無何。御史戶不可得，而帝后遺骸方爲僞。關臣順天府某遺官薄葬梓宮。翟小如平民禮，舊臣亦無一人哭臨者。時僞臣某驅使明臣如大羊，因令漢奸苛立儀制，輕輜素旄，飄搖出城北，厝置於十三陵之旁。非特不修園寢，且不起陵樹碣，但以小石揭墳曰：「明某帝而已。」一桂既不得御史，則犇走視思宗之葬禮，傷心已甚。旋赴昌平石碣墳，曰：「明某帝而已！」一桂既不得御史，則犇走視思宗之葬禮，傷心已甚。旋赴昌平至夜深，獨慟哭陵下，裸被宿樹陰，野草牽衣，螢飛鬼嘯，不之顧也。顧不得思陵所在，有友人某爲昌平州吏，目延之食宿。如是者三日，奮然作曰：「吾力必改葬以天子禮報大明。」二百年之深仁厚澤，且使禪釐之徒知吾漢族尚有人也。乃卽作歸計，欲變產集資，爲大舉。顧自恨商僧不諳典禮，恐草草貽後世羞意，不如先覓一掌故，儒生黃門常侍夙媚朝章國故者，以爲籌商治事地。然倉猝終不可得，最後乃得中涓人邢某，自言在宮中值差，有年。社屋之日，曾日擊壘，後陳戶儻狀，并葬所所在。又言田妃陵墓甚壯麗。

苟帝后合葬於此。尙不失體制。一柱乃與結盟爲兄弟。出橐中金千餘兩。更往明陵探察。果由中涓指得昭陵旁一小丘。宿草未青。土痕猶濕。不覺悲從中來。念二百年帝王末路。乃至於此。古人謂一孟麥飯。幾樹冬青。今且并此而無之。能勿傷感。中涓邢乃言漢家故事。梓宮須取東山之本輪。因合數人拖者空其中。節以丹漆。墨灰奢者則雜以金玉。外施金臺銀閣。以爲之座。及葬。則隧道通宮。明器翠具。刻木爲宮人。黃門狀甚。則殺人以殉。魚燈石馬羅列。隨前百官。負土爲墳。各種一樹。以爲紀念。今羣臣皆詔事新軌。勝國典型。誰復記憶。縱有二三遺老。憑弔夕陽。亦不過淚灑千行而已。一柱聞言歎歎。不已。既而奮然曰。小臣無狀。竊毀家爲此。義舉願黃門左右翼。我則感且不朽。遂先鳩工起土。出舊梓宮。視之。則業已朽腐。木杮片片落啓棺。視之。帝后顏色俱如生。惟冠服微黯。蓋當是草草成殮。不知何所拾得敝服。妄以施之聖體也。一柱悲憤者久之。中涓邢亦伏地慟哭。卽挈金往市中。與菜商訂購禮服儀品。菜商者舊爲尙衣司供奉。稔知宮中儀仗及服制之等威者也。一柱往返與之密商。某亦義形於色。願以半價成全。

桂之大舉一桂感甚先是中涓侈葬禮服初約需二三萬金一桂以爲先帝儉德昭著天下不宜過奢以損盛德乃參酌奢儉之中某商亦深然之因起田妃墓土鑿山鑿石入義道中拾級由隧下若干方積始發見甬道納陛而升中爲正殿列備成行衣履執器如生人旛綽帷帳之屬悉具前列祭品簠簋完好銀釘膏火未滅也朱漆梓宮居中鍾廬無恙旁羅殉葬之玩好物甚具一桂因與中涓商將帝后新作梓宮昇入乃舉田妃棺移於右而以思宗梓宮居中周后居左布置畧定又因田妃有櫔帝后俱無爰義以田妃櫔與周后而爲帝別作文木之櫔飾以銅漆費用不足則中涓復引義士孫繁祉劉再昌等捐集數百金櫔成始安設妥帖增購牲醴楮帛金銀鍊錠之屬奉奠策祝饗以哀哭中涓義士而外勞役者數十人莫不酸鼻流淚附近居民等來致弔轟動鄰邑縣官聞之若有所感乃僕吏目某開具支費將爲之請於朝發給庫帑一桂力辭不受仍挈槢被與中涓偕遁至遠鄉更日覓之不得也人問其故曰滿清虎狼吾何必以清白體供其魚肉且卽不得福而假先帝遺骸以沽榮名尤不忍爲也嗟乎歟之冬

青樹故事其風義有過之微青門一記幾使此舉湮沒無聞雖有藏祠之筆記雖睹之而誰傳之是可慨已

(二) 九王軼事十則

清初宮庭督亂貽譏千古史臣因而深諱不敢施一直筆者惟睿親王多爾袞戶其咎也多爾袞爲清太宗母弟行居九世稱九王或曰貴時人稱九千歲是也太宗既崩福臨尙幼遺命以皇母弟攝政仿周成資父故事然某君秘記則言太宗深惡多爾袞遺命並未及彼且相傳太宗暴斃乃多爾袞賄內侍毒之宮闈事秘史無佐證未敢斷也要之多爾袞樹黨自固宮闈親近皆其心腹故能傳受遺詔大權獨攬非其他伯叔兄弟所能及先是中原甫定南方諸遺臣輒興兵倡義宇內騷然不寧福臨幼弱未親政多爾袞借軍機重要爲名出入宮禁如履確闕博爾濟太后與多爾袞福晉本同姓姊妹親密如家人太宗初崩太后原有垂簾之意因祖訓所格恐宗室中轉有挾此名義別生枝節以搖動福臨之位置於計殊不便多爾袞夙見信於博爾太后乃獻計用攝

政制而許以內權讓后。一如太宗生時。且其利益有突過者。故博爾太后深喜之。又多爾袞貌英偉。長臂善射。儀表不凡。詔事博爾后無所不至。博爾后深信其可恃。故外聯絡情逾骨肉。或傳太宗未崩之先。多爾袞卽通於后。特迹尙未著。至福臨卽位。始然不諱。顧違漢制。內則父子。外則君臣。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故雖攝政。仍援君臣之義。不廢拜跪之禮。每入宮。或遇燕見。攝政王須北面而朝。博爾太后心惡之下。詔風諸臣。不廢攝政王典禮。內三院首以皇叔九千歲之禮進。多爾袞冒昧不察。遽受其策。及行禮。諸臣一跪三叩首而朝。帝后時仍不免。北面一日。太后與多爾袞同游海子。並輦而行。侍衛前奏事。俱先帝后而後及。攝政多爾袞偶有奏對。鴻曠贊禮者。猶三呼跪拜。如常儀。多爾袞心大不擇。翌日使人謂太后曰。予終不能與太后共享安樂。以予爲職分。所限。君臣安有敵體。方今心勞多病。請罷攝政職。出宮閉門。思過不復能望見太后顏色矣。太后得奏。心大懊喪。乃立命內大臣某往攝政王府議下嫁事。且命內三院擬稱尊。皇父大典時。明臣陳之達爲大學士。昨舌曰。此禮亦可議乎。滿人摭其言。入告太后。

大怒。命卽論死。以示威。會有救之者。謂下嫁大嘉禮。不宜用刑。乃降謫戍編管三姓城。於是無敢持異議者。時策書出內三院漢臣某手。或曰藝芝麗尙書策引周旦姬文浮華滿紙。自是羣臣朝賀咸先皇父攝政王而後及帝。凡章表一切咸稱皇父矣。福臨少長心知其非凡。閱章奏有皇父字輒廢閣不閱。或遺內侍送多爾袞。征討有大功諸武臣咸聽命四方。未靖恐投鼠好佛。典有怒甕隱忍不發。旋以多爾袞征討有大功。諸武臣咸聽命四方。未靖恐投鼠傷器。且不欲傷太后心。乃有醡酒婦人之意。如漢惠帝故事。厚寵董妃。輒不視朝。及九王敗。始稍稍問政事。

清太宗后博爾濟氏。有殊色。肌膚如玉。宮中私號之曰玉妃。初僅爲才人。慧黠有智謀。言暢稱太宗旨。世傳以蔓汁進於洪承疇。說降遂盡得關外地。卒覆明社。其功不在開國元勳下也。玉妃既得參與帷幄。機謀權力日進。又以生皇子福臨故。遂得正位爲后。有妹嫁九王。卽多爾袞。福晉貌亦殊麗。白皙光豔。與姊等人以別於后。故彼曰大玉妃。而此曰小玉妃。兩玉妃初極相得。洪承疇之降也。操此秘密。勝算折衝於帷薄內者。蓋

小玉妃亦爲之疏附焉。太宗固知之，以故待九王亦特優異。既都濟陽，起居儀從漸仿漢制。官禁稍稍森嚴，獨九王以參與密謀，故恆出入自由。太宗頻年用兵東征西討，幾無一日安處。旣服朝鮮，轉師入山海關，圍東京，師數經年不還。宮內政瑣務盡決於九王。而實奉六玉妃意旨，逢迎無所不至。大玉妃往往留九王居宮中，經旬不歸私室。小玉妃遣人探之，輒言軍國要事日不暇給，况外出則恐犯漏洩之嫌，不便。小玉妃初信之。既而人言藉藉，頗多穢聲。小玉妃乃親往宮中，以請安爲名，值察勤諱。大玉妃匿九王他所，不聽。小玉妃入，且不與之面，遣人傳詔曰：「皇帝有旨，不奉令而擅入機密地者，殺無赦。」幸福晉自愛。小玉妃大羞憤，欲自裁於宮門，爲左右所持，乃勸慰之，使歸。自是玉妃姊妹，花變爲仇敵矣。會闖兵破明都，吳三桂引滿兵入關，未發。小玉妃賄粟王進言於太宗，白大玉妃九王醜狀，纖悉靡遺。太宗震怒，曰：「朕不處分此獠，何以取天下？」乃命返師瀋陽，欲先正宮闈而後出兵。取明還宮，未踰一日，以暴崩聞，人皆疑爲大玉妃及九王所弑。但其時九王黨羽頗盛，莫敢擾其鋒也。旋奉遺詔攝政師入燕京，遂恆居守。

中政事機密。大玉妃一以姿之公然。帝制自爲矣。小玉妃旣抵燕京。患不往朝太后。或勸以掩飾朝廷耳目。不得已乃一往。太后方與九王宴樂。乃命宮人引入他室。半未一面。小玉妃撫冠而起。大肆詬罵宮人。咸掩耳。或以報太后。太后欲使武士縛而辱之。總管某進曰。此所謂播惡於衆也。且太后有姦婦之名。不可不如使。皇父裁之。太后乃命多爾袞先歸。使人傳召小玉妃。不信。以爲九王尙在宮中。特太后之黨。弄已。堅坐不返。必欲太后面見。始退。久之一侍婢持物入。告別九王之手環也。侍婢固小玉妃所親信者。始快快出宮。是夜小玉妃以暴疾卒。舉朝無敢發其覆者。及睿王創號後府中人始洩之。

當順治八九年間。九王權力正盛。舉朝翕然稱皇父宮中游宴。則與太后同輦。並載視福臨。幼主寢如也。一日海子中方作競渡之戲。江南總督獻老舟工十餘人。操槳駕舵。視如履平地。太后與九王樂甚。又值浙中獻女樂至。乃命開筵奏樂。豪竹哀絲。聲振林木。九王大悅。請太后同登水心亭。憑闌展眺。忽一舟子駕舟如飛。而至。捷如水鷗。其勢。

直向九王方嬉笑賞其健銳舟抵亭墻舟子躍而登拔劍如虹直刺九王九王大驚側身閃避劍鋒擊中侍衛斃焉去太后僅數尺亭外武士急起持之舟子始就擒乃罷樂撤櫂自是九王始知有人圖已不敢復與太后同游且太后亦不敢徜徉海子間矣乃命嚴鞫舟子則大言奉大將之命爲清朝除元惡而大將所主使者卽今上是也問官靈駭恐卒連成大獄有傷主座不敢以聞僅言舟子素有瘋疾忽眼花見龍袍舞爪形欲攫已故出劍禦之賄舟子使改供舟子齧死不從九王令心腹探之悉其狀遂鞭問官職而斃舟子於獄時豫親王多鐸在江南兵權方盛部下之在京畿者其勢亦不下九王平時頗與九王不相能故九王疑舟子必多鐸所爲乃召之還朝以覩其向背或告變曰豫王欲借清君側爲名奉幼主以行司馬氏八王故事謀既成矣盍先圖之召而若來可閱兵南苑數而戮之不來則密旨使江南總督圖之可也及旨下多鐸卽日還朝九王不得已乃借郊迎慰勞之名大閱兵南苑多鐸既至從容奏江南軍務方棘而忽命北來何故九王若有慚色良久曰吾兄弟凋零如此瓜爾佳之系惟吾子二人

在耳無從相見安得不一謀良覩且王勞苦備至歸而稍事休養亦誼所應爾吾意固無他也多鐸曰惑王念手足之厚恩死且不朽昔太宗宴朝嘗指儲子謂吾二人曰他日夾輔新室惟汝二人任之同心協力以爲屏蔽予在帝旁式昭鑒之願二人其毋忘他斯言今猶在耳而宇內殘孽未平非吾二人行樂之日也京畿兵力饒足訓練嚴明皇兄其善護幼主以慰先帝之靈以安皇太后之心弟則并方南向蕩平遺禍他日獲竟全功獻馘奏凱然後與兄馳驅賡聞歌舞太平詎不美哉卽日辭謝九王以兵送之至通州始返自是憚多鐸之英明稍稍歛迹太后欲去多鐸九王曰彼有大功於國不可動也惟他日當擇強鎮以處置之勿使居中以間宮府之事則幸矣福臨常使人通旨於多鐸令防九王九王值知之顧終以多鐸持正不敢行成祖之事無何多鐸以江浙平入朝會九王墜馬臥疾遂覆其權數其罪奉福臨親政自以與九王同母弟請罪順治特旨開脫曰旌其功焉

滿洲故俗向奉薩滿教其祭禮奇異尙有太古蠻野之風不可爲諱而宮中祭堂子尤

爲特別其祭式乃樹一木於廣庭中四周供牲醴雜以粉團油餅之屬外則數喇嘛持鏡擊鼓聲震數里外竟夕始罷及入關後上自宮禁下至旗民世僕皆行之惟宮中大祭用喇嘛至數百人場廣數百武皇上步行旋繞其中以爲大典九王旣攝政旋稱皇父乃公然與太后並祭堂子先是喇嘛某者太宗朝老國師也凡出師必攝兵大舉必祭堂子每祭必國師率諸喇嘛從事太宗錫以尊號爲謚法大照高明國師敬禮備至國師亦自詣必受福與他師敷衍儀式者不同薩爾滌山之役太宗惄於明師之衆且與朝鮮六路夾攻恐兵力單弱不敵意甚猶豫雖命將出師而此心耿耿猶難釋然也及祭堂子國師行禮訖入奏太宗曰此行必獲全勝覆朱明之宗社肇長白之宏基卽其灑觴也太宗問何以知之國師指木柱上紋謂之曰此紋全直且作南向之勢故卽知破竹迎刃所向無前又其下有一紋顛倒錯亂卽敵人之象故知明師當一敗塗地也太宗信之并力一向果覆明師自是國師之聲價益高而堂子祭禮愈益隆重迨圍京議和之役國師奉表入賀謂此行卽當代明正位中原天與人歸了無疑義旣入關

攻燕京不下。太宗使人詢之。國師且令更祭。堂子以卜休咎。國師覆奏謂皇上於前祭時適有他事少繞三周致尙須三年後始得正位。此行不如早班師以俟機會否則恐有意外之禍也。太宗遂解圍東歸。自念當時未及終祭果因葉赫獻女亟欲往視故致。恐三周未畢殆于神怒受此頓挫乃遷怒葉赫之女拔劍殺之及闖兵破京師太宗亦議以兵南向。堂子祭禮甫畢。國師忽臥病不起。亦不言休咎。太宗令人促問之。則含胡漫應之曰。事必克。皇上勿疑也。未幾吳三桂倡師復仇。適太宗以疾薨。國師始白明京可。取事九王信之。果獲濟間之。則前之臥疾知太宗不及見。成功難於直言。引疾以避之耳。九王益敬服。旣攝政。凡出師致祭。國師施法如常。稱皇父將行祭禮。國師不知所之。僨騎四出。大索終不得。諸大臣皆知九王之必敗矣。九王因國師潛遁。以爲不利於己。大恨。乃索其徒將盡殺之。福臨信佛甚。陰囑內侍釋其強半放歸蒙古或西藏。九王敗復召歸。國師陰謂人曰。九王苟極誠奉事祭禮實可繼大寶。惜乎其荒淫致敗也。九王雖驕。塞自用而頗尊視明代人物。且於宮禁中尤以遵奉明法爲重要。即如祭萬。

歷媽媽神一事亦九王所定之制迄清季二百餘年未革者也萬歷媽媽奈何曰明萬
歷間清太祖攻撫甯爲明將所擒因於獄將殺之清廷乃行賄於某內監內監請於太
后太后傳命釋之清廷念太后特恩命於宮中設祭每日必先上食而後清主始敢食
謂恐神譏殛也其畏明之威力如此及入關既據明宮諸滿臣議廢祭禮某貝子尤激
烈以爲吾國旣已代爲之主勝國之帝后吾臣屬也而猶祭其女后母乃蓼尊且致
祭之由來卽隨此紀念而傳播是不啻揚吾祖之恥辱奈何不廢之耶九王獨奮然曰
不可此祭所以爲祖報恩不祭是忘祖也且此紀念足以彰吾祖之締造艱難與明廷
之失政何恥辱之有決不可廢遂定議旣而九王之所親告人曰入宮之始九王亦不
以爲然其夜入宮方與太后同夢乃大呼見鬼云明帝后上坐縛而撻責之比醒怖甚
嗣是廟神廟無一敢動者况祖制之祭萬歷媽媽名正言順彼安敢廢耶人始知其
抗議之故自是每日至祭以爲常顯其祭禮亦甚奇特毎日子正三刻東華門啓扉首
先入門者即此主祭之老巫嫗也布圍驃車一乘不然車燈載活豬二口直入內東華

門循牆而行抵紫禁城東北隅有小屋三椽中供萬曆太后神像卽滿俗稱爲萬曆媽是也殺豬致祭畢天始黎明乃以凌餘之肉分賜大清門侍衛此肉爲二百餘年老汁白肉滿洲所甚珍者侍衛食賜後時不設匕箸各解手刀批之又不准用鹽醬之屬而味獨完好殆如古人所謂太牢太羹者顧諸侍衛嘗漢俗久淡食惜其無味然格於禮制不准用鹽誰敢破此例者惟侍衛等在直廬去便殿甚遠微特帝目所不及視卽王大臣亦罕過而問者故諸侍衛恐用鹽犯稽察而別設簡便以代之則耳目不易周矣法用厚高麗紙切成方塊以好醬油浸透晒乾之藏衣囊中食時乃取一片置碗中蘸白肉汁半盞浸之頓成尋常所用之醬油且味較優於市中所購者乃以所批肉片蘸食之佳美無倫爲外間所未有云顧侍衛值班者俱得食而不許攜歸欲如東方曼倩之廉而歸遺細君却不可得聞之友人前清時爲值班侍衛者語時猶津津垂涎不知今日老白汁尙存否當一訪之

九王懷臂善射力能搏虎儀表偉岸實亦人傑也惜以諂事太后故習於軟媚欺詐遂

并其心術而喪之。復溺於酒色，盡以精力疲於嬈鶯歌泣之間，故不四十而銳氣頓減。衰弱如老人卒以天死相傳。大玉妃有蠶衛，每夕能御十男。當九王未入宮之先，太宗頻年用兵於外。大玉妃常以布圍車載男子入宮，如晉賀后故事。及九王被寵，以一人獨當其衝，尚覺餘勇可賈，可謂奇稟矣。有小臣邢某者，漢軍也，夙居都下，雜猱屠沽飲博中，賤穢之事，靡不通曉。曾爲勾欄中制造淫器，有專家能名。大玉妃不知於何處聞有此人，遂以重賞召之。入宮令九王盡考其術，無所不至。嘗命巧工於三海深處築一九曲亭，中爲密室，四周曲廊洞房，幾於天衣無縫。外入者未由得其途徑，則終傍徨亭外而已。如迷樓，如入障闥，巧匠所不能猝解云。亦漢人某所爲世祖少長有點者，徵使其事，欲往覘之，既至，曲折盤旋，苦不得目的地。情急，欲出復迷誤，回轉良久，無術。導者窮極智巧，僅得引出而已。世祖甚怒，欲殺導者。謂跟三日不得達目的地者必斬。洩此語者，亦必斬。逾二日，導者繪一圖循之，始得入亭心密室。其中陳設奇麗，太后與九王固未來也。人聲闐然，且無守者。以外人從無闌入故也。其門用西洋玻璃爲一

角屏四周有櫺璫圖畫之屬。前有方案徵特不知者誤爲嵌鑾之鏡。且驛入其境。鏡光外射。彷彿鏡中所收之圖景。乃係亭之外廂。又鑑此鏡者。有四五大方圓。絲毫無二。即使知其鑄。而不記其第幾之數。仍不得其奧窩也。鏡內復有數重。始得達密室。其幽祕如此。世祖既入。立中獨嗜奇物。目駭手顙。幾於無一識其名者。恐爲人所覺。倉皇走出。自此處心積慮。以芟除九王爲已任矣。會封密旨與豫王多鐸。良子博洛等。謂朕終日芒刺在背。苟使獲見天日。皆卿等之賜也。又言如虎入柙。威使然。但荒淫無度。多行不義。必且自斃。此天道也。朕以國家多難。不欲輕於一擲。必計能發。能收。始克濟事。卿等其念之。世祖之堅忍有謀。如此。故卒能勝九王。肅梁明燕之事。不復見也。九王後。知世祖幾其隱秘。嚴詰導者。不得主名。乃雜治內侍。誅戮多人。宮府無不側目。大玉妃。問之。佯爲不知。世祖亦不問也。

好色者必以瘵死。古人之言。良不謬也。九王既荒淫無度。竭其精力。以媚大玉妃而復私取宮女。漁獵無所不至。及三十六七而後。力已不支。歷求人侵鹿葦。膚臍之屬。以

爲補助仍苦其效果。未閱或獻策曰：喇嘛在西番向以興奮藥神其術。今聞其囊中多奇藥而國師尤爲領袖。皇父盍向索取必有大驗也。九王果向喇嘛請求。喇嘛曰：此必皇父親祭之而後可得。九王唯唯。國師乃爲之設壇於宮中。牲牢樽俎金臺銀蓋備極。豐胰銚鼓聲如怒潮。入夜則華燈百枝繁星徧曜。喇嘛百八人旋繞誦經。梵吹晉徵屋瓦。如是者三日。乃於壇中央置淨瓶一大。如牛膽以膠皮紙封固其口。紙上有符篆狀。喇嘛又旋繞誦經良久。以拄錫畧作手勢。颶颶一聲。封蓋之紙已揭。喇嘛乃傳命請九王登壇。植瓶下視。中空無物。方駭怪間。喇嘛忽於帽簷下探得小囊。才如扇墜。傾之出二丸大小。僅於菜荳同色。正赤若丹砂。上作凹凸形。喇嘛指丸謂九王曰：此西天子母丸也。昔達賴第一世祖坐牀時。以此丸置金瓶中。傳其呼畢爾罕（轉生之義）之第二世。祖其後世。相承此藥。能自生息。永久不滅。又名阿肌蘇丸。凡有大功德佛緣者。或大寶法王護法。則可以化牡二粒爲胎。恭虔設經壇誦咒三日。乃以淨瓶置丸其中。復虔祝七日。更移置淨室中。三七日始啓其封。則藥必滿中。取以治病。適如其分而止。此

丸靈驗異常。非人力所可配製。皇父幸勿輕視。九王唯唯。如其言。果獲丸藥。滿瓶約數百粒。絕未見有人置入也。且封固時。面請九王作識。淨室中。日夜遣人守之。喇嘛俱在室外。亦未嘗闌入也。九王初不敢服。大玉妃極信奉喇嘛。且言昔太宗曾以此藥丸。令服。故能精力過人。今見此丸實與前狀無異。必有奇驗。九王乃按法服之。不三日而神采煥發。精力大振。凡服半載始畢。一瓶畢後一月。忽大委頓。急欲使喇嘛復爲之。喇嘛索牲牷二粒。爲胎基。九王告以已盡。無餘。喇嘛駭曰。此丸名子母。須有母而後可得子。今已無母。奈何。雖設壇作法。亦無益矣。九王曰。爾所獨不存母藥乎。喇嘛曰。此丸俱存。達賴法王庫中。東來時僅僅得此。今以皇父命固不難調取。但必西土一行往返。須周歲。皇父不及待。無萬全策也。九王曰。與其無有何如。少待力促。喇嘛行喇嘛不敢違旨。束裝行色。而寶逗遛都下。未幾。九王以疲弱墜馬。遂不起。喇嘛告人曰。吾見其精爽已離軀殼。求此丸必不及。故不煩多此一行。而又不欲違命使之傷惱。故偶作狡猾也。其後清帝有疾。喇嘛常以此丸療之。

大玉妃下嫁而後九王晉稱皇父權勢赫奕貴胄中多側目者而世祖年長漸覺其非及南苑閱兵後世祖知其有非常之謀益憤不能平往往見於詞色九王值知之常自危其黨有瑪哈者狡黠多智謀因獻計曰福臨正位已及十稔功臣宿將咸以擁戴幼主爲忠設有變易渠等未必肯帖服而南疆多漢孽方欲觀讐而勤此禍一發恐不能收不如用陰謀奇術以傾之外間絕無動靜而大寶唾手可得此上策也皇父盍留意九王曰陰謀奇術奈何瑪哈曰喇嘛大弟子某善攝魂術能使人神智顛倒失其常度苟施此法令彼幼主易性則宣太后旨謂其忽得狂疾不可以爲宗廟主則中外無詞皇父自應正位矣九王大喜乃宣召六弟子入宮密謀所以處置幼主者大弟子曰法當先取關外鹿皮鞣而縫之俾成人形手足耳目曲折無不具乃以醍醐灌其項菩提寶其腹設壇致祭虔祝至四十九日皮人乃能行動宛如生人然後施以符籙遣以咒語使之攝生人魂無不驗矣皇父苟欲爲此此非旦夕間事宜祕密籌備不令三人以上知覺方能收完善結果否則雖有皮人亦不驗也九王信之揚言欲製皮衣數百事

以賜八旗軍士。遣使四出往三姓內蒙等地廣徵鹿皮。皮至以示喇嘛。輒言不佳則斥而售之。內監因緣爲姦所獲。不賣。最後得摩天嶺千歲鹿。其皮柔如人膚。入火不燃。使巧工拈人髮縫之數以魚脂幾與生人無異。九王又命名手繪世祖像。肖其面目。製之既成。喇嘛設壇誦經。施以符籙。中夜使人請九王視之。彷彿見皮人能行動。且作擾擊狀。大悅。會世祖有疾。心神不甯。別以爲皮人之驗。也是時九王亦以怯疾委頓。中心憤忡。日發煩躁。因獵於南苑。侍者不稱旨。鞭撻誅戮者日必數起。人人自危。乃有小豎銜恨。往告世祖。以皮人狀。世祖遣心腹覘之。蓋得其狀。且窮其皮人。置他所。或云喇嘛受賄。故世祖得取之。旋有人往報。九王方馳逐聞報。大驚。怯疾頓作。因失足墜馬股。幾折輿輦而歸。太后使御醫治之。曰。督脈已絕。不可救。未及三日。而卒。世祖始將其皮人宣示羣臣。太后聞之。大悲。託言送香五台山。一去不返。後世祖出家相傳。猶及見太。后也。皮人尙存。其一在今南池子瑪噶拉廟中。

世傳洪承疇之降也。有九約郎男從女不從。生從死不從。陽從陰不從。官從吏不從等。

云。云。是。也。據。媿。於。清。初。掌。故。者。言。此。非。太。宗。朝。之。事。竇。清。師。入。關。後。九。王。攝。政。時。代。與。承。疇。雙。方。面。訂。者。先。是。江。南。未。平。明。遺。臣。屢。起。義。兵。警。報。送。來。宮。廷。震。駭。太。后。與。九。王。商。收。拾。人。心。之。妙。計。九。王。曰。今。有。洪。承。疇。在。彼。乃。深。知。明。人。之。性。質。苟。得。彼。悉。心。擘。畫。天。下。不。難。定。也。太。后。若。有。所。悟。曰。吾。幾。忘。之。承。疇。眞。名。將。昔。日。英。偉。之。貌。今。猶。如。在。目。前。明。臣。有。此。實。可。不。亡。惜。其。君。不。能。用。耳。乃。使。九。王。宣。召。入。宮。令。宮。人。施。地。衣。設。棉。臺。賜。之。侍。坐。時。承。疇。疾。甫。愈。咳。咯。咯。有。聲。太。后。與。九。王。慰。問。體。恤。備。至。并。賜。薆。汁。珍。品。令。內。監。爲。之。按。摩。良。久。始。從。容。問。安。天。下。大。計。承。疇。奏。曰。臣。籌。之。熟。矣。人。心。思。舊。乃。係。天。然。之。性。非。必。朱。明。恩。澤。深。入。人。心。有。過。於。大。清。之。政。績。也。皇。父。太。后。過。慮。乃。使。老。臣。與。聞。大。計。老。臣。敢。不。竭。犬。馬。之。忠。爲。涓。涓。之。報。臣。愚。以。爲。人。心。宜。緩。不。宜。急。宜。靜。不。宜。動。宜。小。不。宜。大。宜。輕。不。宜。重。宜。於。不。要。緊。處。着。意。更。宜。於。不。着。意。處。下。手。但。使。大。綱。要。典。不。致。妨。礙。其。餘。綱。寬。一。面。悉。聽。彼。所。爲。則。良。懦。者。有。以。安。其。心。狡。黠。者。無。所。施。其。技。人。心。既。靜。不。可。復。動。則。天。下。太。平。矣。九。王。深。服。其。高。論。乃。進。詢。方。法。承。疇。袖。出。一。摺。敬。呈。

曰。臣獨居深念。已妄籌九約。未識聖鑒可許施行否。九王視之有不明處。歷使承疇詳爲解釋。太后聞之亦稱善者再。九王曰。是皆可行。且於我朝廷之大經大法。絕無抵觸。而大有利益者也。遂發內閣令擬旨。卽日頒布。且著爲功令。永久不廢。江南人士聞之。多偃旗息鼓而歸者。總督郎廷佐奏。洪承疇有大功。宜配享太廟。九王許之。後九王敗。滿臣多以爲言。世祖乃撤其從祀。蓋因其建議於攝政時代故也。若在太宗朝。則無反汗之福矣。

九王以皇父之尊。太后之寵。而身死無幾。卽治其僭逆之罪。奪號。仆碑。不留餘地。且禁錮子。若孫。以其賜邸爲喇嘛廟。固由平日驕奢淫佚。有踰常軌所致。然亦多鐸傑書等。爭權相忌。而世祖積不能平。乃激之使不得不然也。九王雖詔事太后。覲然稱尊爲歷史。未有之奇醜。然在溝俗習慣。亦未爲大惡。且其初擁護世祖。不無微勞。晚年乃有皮人等奇案。顧尚在莫須有之間。殊鮮實迹。惟其秉權自衛。不肯早退。世祖旣長。猶居攝政。且與太后寘注。各節不可爲譁。有以激成世祖老羞變怒之心。而多鐸以求爲江南。

王。如。平。西。王。位。九。王。恪。守。祖。制。不。肯。假。借。其。實。開。國。時。功。令。未。定。親。王。封。藩。絕。非。若。後。世。之。嚴。禁。而。九。王。恐。甚。尾。大。不。掉。加。意。防。範。且。與。兵。與。餉。均。不。能。滿。多。鐸。之。意。多。鐸。疑。皆。九。王。爲。之。梗。積。怨。益。深。又。多。鐸。時。在。江。南。習。於。清。流。之。諷。議。常。以。太。后。下。嫁。事。爲。滿。人。之。汚。點。心。甚。不。平。謂。九。王。賣。國。敗。名。設。人。心。藉。以。鼓。煽。搖。動。國。本。則。其。肉。實。不。足。食。幕。中。人。多。有。爲。九。王。所。黜。者。又。從。而。點。綴。之。於。是。傳。入。禁。中。九。王。益。疑。憤。乃。有。南。苑。閱。兵。之。舉。卒。以。人。心。頗。助。多。鐸。九。王。無。如。何。未。敢。輕。試。然。世。祖。則。決。引。多。鐸。以。排。九。王。矣。及。怯。病。既。成。措。置。又。復。乖。舛。卽。不。墜。馬。彼。世。祖。之。密。謀。使。者。絡。繹。於。道。非。朝。召。外。兵。卽。夕。清。君。側。矣。故。當。九。王。出。獵。墜。馬。之。先。世。祖。已。密。遣。人。召。多。鐸。於。江。南。召。傑。書。於。關。中。不。日。將。起。大。獄。然。天。竟。助。清。九。王。自。髡。否。則。操。戈。同。室。喋。血。宮。庭。以。京。師。爲。孤。注。苟。明。臣。乘。之。割。據。江。南。北。方。勢。難。兼。顧。天。下。安。危。未。可。知。也。聞。世。祖。有。誅。臣。曰。尼。哈。寶。熬。拜。之。先。輩。初。爲。世。祖。讐。策。欲。卽。召。多。鐸。入。爲。內。大。臣。免。他。日。召。外。兵。致。起。大。爭。世。祖。攝。於。九。王。之。勢。不。敢。發。命。後。九。王。勢。盛。不。可。復。制。始。毅。然。與。多。鐸。密。謀。去。之。尼。哈。曰。此。危。道。

也。即使九王可去而奸人乘間起事，竊恐非數十年之力不能弭此巨禍矣。世祖曰：朕不復能忍，苟舍此卿，尚有萬全之策否？尼哈曰：臣昨見九王，其鬪爽已失塊然軀殼，瘞疾已成，必不能久。盍少待之？苟其自斃不勞手足之烈，而大憝可除，此天幸也。設不然，疾果漸劇，亦可風使引退，而召多鐸來京，先散其黨羽，儻然一病夫無能爲力矣。世祖然之。不三日而九王墜馬死。世祖卽日與尼哈等欲譖其罪，太后不許，仍以禮葬之。及多鐸入與尼哈等諷太后幸五台。太后自知無狀，且鬱鬱寡歡，遂往五台途中聞朝臣多論九王罪，奪其位號，且仆所立之碑，媿恚交并。語從者曰：吾居宮中無俚，且吾富貴亦極矣，不如出家清修，以了世緣，今以吾好飾爲紀念物付皇上，字之他日可相見也。遂不復歸。世祖常陳太后之衣涕泣不可仰蓋雖恨九王之不德，而念太后之恩不能終養，且以九王故致傷其心，引爲終天之恨也。其後卒以童妃之死解脫，摩訶飄然出世，傳者咸謂實往訪母云。

(三) 下嫁拾遺

太后下嫁千古奇聞。自不待言。殊不知在滿洲舊俗固無足異。特舉漢家歷史相較。始覺自慚形穢。而後譏爲奇恥耳。在當時都中除一二清流外。方且播爲佳話。同瞻盛事。相傳頌一詔書。亦漢人手筆。略謂朕雖以天下養而太后春秋鼎盛。子焉無偶。春花秋月。悄然不怡。表以皇叔攝政王周室懿親元勳貴胄。克配徽音。永承休美。云云。相傳當時婚禮之盛。爲從來大婚所未有。蓋開國太后特行婚嫁之禮。理固宜然。其無足怪。所難堪者。惟幼主耳。其時金帛賞賜。動逾千萬。輦下有巧工擅織技者。能以金銀絲織成帷幔茵褥之屬。精妙絕倫。明季宮中曾徵爲供奉。太后聞之。遣人訪問。巧工不肯來。許以重金。亦不受。將執而戮之。有內監知其狀。獻計曰。彼性孤僻。徒殺之而織工不成。求無益於太后。且太后嘉禮而行刑。以起謗讟。非計也。小臣有術。可使彼就範。惟不敢直陳耳。太后問。若何。曰。巧工有妾。常爲大婦所阨。不得逞。苟使人許以織成。後由太后旨許其妾同居。且先取其妾來俟。其纖成後。賜還。一若出於太后之特賞者。則彼必不抗拒。太后許之。巧工果來。凡歷月餘而成。全具名其殿曰鶯棲殿。上自簾幕承塵下至地。

衣無不用金銀五絲組織絢爛。霞人目精蓋一殿之所費數逾巨億。太后顧之猶以爲未足更命巧工南往蘇杭間採取繡絲冰蘭鏤金刻玉以爲牆壁敷坐之飾又得西洋大玻璃屏曲折鈎翻成三十六角度滿室照耀如行冰雪中見者色然駭已身之化千萬億也。巧工又善繪能以攝光鏡映出山水人物等現象於紙上復以五色筆依影描之栩栩欲活曲盡妙肖。太后令摹全宮妃女捧金蓮送局圖圖廣五尺餘長丈有奇中凡人物千數百人自攝致王太后爲新夫婦外男女擯相及執燭擁旛奉盤匜壺薰爐擎扇之屬莫不鬚眉畢現姿態動人近而逼視不見筆墨痕迹遠而察之前後高下層折清瞭淺深濃淡一覽可分自有繪法以來未嘗有此神妙。蓋卽西洋攝影法之濫觴也。後乾隆時有祁世甯者善此術或云卽巧工之再傳弟子其圖以關於下嫁事實康熙初欲削之以掩家醜乃并圖燬之惜哉。巧工後以竊宮女潛遁事發戮於禁中。

(四) 董妃秘史

自近世名人筆記俱以世祖因董妃逝世憲憤出家且證董妃實卽冒辟彊妾董小宛而辨之者則歷引明季清初諸家說乘坐寶其非謂妃係董鄂氏董鄂乃長白舊部世爲清室臣僕絕非漢人董姓此考據非不博洽然竊以爲文人好事裝點附會在所不免若秉筆署史去取不容不嚴而說部摭拾亦未足深責某君語予曰世所稱董妃未必卽董小宛而其人婉媚明麗足使世祖傷念不忘且敞屣萬乘之尊榮以徇兒女之情愛非等閒所可論也故董妃實爲清初一代之尤物而其道德品格又在左嬪陰后之間相傳有御製謡詞文詞俊偉篤摯有足觀者其詞云

順治十有七年八月壬寅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崩嗚呼內治虛賢贊襄失助永了淑德摧痛無窮惟后制行純備足範後世顧壺儀邃密非朕爲表著曷由知之是月葬其生平懿行次之爲狀后董氏滿洲人也父內大臣鄂碩以積勳封至伯沒贈侯爵諡剛毅后幼穎慧過人及長嫋女工修謹自飭進止有序有母儀之度姻黨稱之年十八以德選入掖庭婉靜循禮聲譽日聞爲皇太后所嘉與於順治十三年八